



暹粒沧桑的微笑

吴莲珠



对沉睡千年的寺庙建筑,感到无比的震撼与惋惜

15年前应同事丽芳之邀,飞到柬埔寨暹粒去看吴哥,对沉睡千年的寺庙建筑、对淹没十几个世纪的繁华,感到无比的震撼与惋惜。

说起东盟文化城市暹粒,也许大家都感到陌生。那是什么地方呀?听到“暹”字,“Siam”先入为主的

是泰国,因为“暹罗”是古代泰国的通称。暹粒在柬埔寨西北部,跟泰国距离150公里,曾经是柬埔寨首都。16-18世纪被泰国侵占,19世纪成为法国殖民地。

在静悄悄的寺庙四周“逛”的当儿,远处突然传来悦耳的歌声,不只一个声音,那好像有男声和女声,还有像古琴与箫的配乐,暹粒怎么会有“山歌”呢?好奇奇怪。沿着崎岖山路移步,我们步入近乎无人迹的“荒野”。幽怨的歌声琴声越来越近,转个蜿蜒,歌声来自不远的大地,真是不可思议!在护城河的保护下,吴哥寺庙佛塔林立。中间的塔最高,那是与天齐高的宇宙之神“住所”。这是古印度大乘佛教的寺庙,也是目前世界最大、保留最完整的宗教寺庙。大小寺庙之间

有曲折的浮雕回廊,几乎全部都是栩栩如生的石雕。灰白与黑白浮雕最为普遍,偌大佛像神像几十尺高,抬头仰望看不见脸,必须站在远处,方能目睹其微微上扬的双唇。攀爬石砌的千百级高台

与诗有约(二首)

曦林

战争罪魁

*中国大使馆公布,二战后曾被美国轰炸过国家的名单,竟有30几个。

秃鹰秃鹰 你衔着战争的种子 四处开垦

许许多多许多的地方 都被你炸开了 一个一个一个大窟窿

岛礁纠纷

乘人不备 将一艘破登陆舰 停沉在他人的地方

停久了 说自己是岛主 告别人侵犯

回首

乔华霖

回首沧桑, 追不回逝去之青年。

青年是一抹彩虹奔驰的天边, 渴望实现天上人间的誓言。

无奈一切被黑夜打碎, 信仰终于回归地平线, 从此不见阳光;

回不去了! 当年无惧枪林弹雨和街道之驱赶, 青春必须是容忍的汗水, 是血泪的洗礼; 为了寻索一片人间天堂。

黑夜是霸佔土地的癫狂, 却拥有永远不败之谎言。

谎言还在书写续篇, 希望过去与未来都和现在一样, 永不褪色,永不消散。

回不去了! 缴械后的日子竟然如此平淡如水, 水波不扬!

回首还是一片迷茫, 终于落下了一瞬却没永远的沧桑。

寸草心

林野



爸、妈在的时候,我何曾给他们唱歌娱乐,何曾一勺一勺的给他们喂食?

今年这个农历月份,刚好是爸、妈永离我们25周年;爸、妈走了,留下的只有我和妹妹两人。

25年前,岁次戊寅、属虎,是阳历1998年;妈妈先走,在三月初三(阳历3月29日);爸爸在十天,也就是三月十二(阳历4月8日)也走了。妹妹说:“十天内,我们一下子都变成孤儿了!”

两老生前,我没有尽孝,成天“浪迹天涯”,客户和朋友见我的次数,远远比爸、妈见我的次数无限的多!倒是妹妹,忙于农场活外,还不时地到家里为不良于行的妈妈沐浴;可以说,爸、妈的最后十数年,两老是相依为命,我这个儿子算是那根“葱”?! 十多年前,我参加居士林的义工服务,原本希望分配到文教方面的工作,岂知两次都被派去

东海岸路上段的万佛林,为老人唱歌、喂食;两次过后,我就开溜了!我想:爸、妈在的时候,我何曾给他们唱歌娱乐,何曾一勺一勺的给他们喂食?没有,没有,那我为这些陌生的老人做这些工作,是不是太虚伪了?! 有朋友说,他们生前你没有这样做,现在算是对他们的一种“回向”,话是这么说,但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!

岁月长了,人较成熟了,回想过去,对爸、妈油然而生起一股感恩之情!回看我们身边的一些人、事、物,我迄今身心都很健全,毛发肌肤无损、健健康康的、吃喝拉撒正常,您说,爸、妈要是把我带来这个世上,又让我在身心上有了缺陷,那是多么的“情何以堪”!

2015年4月,我莫明奇妙地不知道患了什么病人住陈笃生医院近一个月,其中一个星期在加护病房插了全身管子,喉咙也插了一根,前同事夫妇来探病,过后再到家里探望,同事夫人指着墙壁上爸、妈的遗像问我他们是谁?我告知他俩是我的双亲时,夫人失声地说那天在医院就看到两老站在我的床前!唉呀,夫人告知她有“阴阳眼”!

那是爸、妈还放心不下他们的儿子啊! 今年这个农历月份,刚好是爸、妈永离我们25周年;爸、妈走了,留下的只有我和妹妹两人。

爸、妈,您们身在何方?假如有轮回,爸、妈,您们去做您们该做的事情吧!我和妹妹还过得可以,您们就不必再牵挂啦!

(写于望梅小筑咏枫草庐)

宁平四天三夜

吴振钦

初见宁平

我、老伴和两个弟弟及弟媳六人从河内出发。旅游包车用了大约两个小时,行驶106公里的路,终于把我们送到预先订好的度假屋,开始四天三夜的宁平之旅。

这座度假屋是老友王君特别推荐的,他曾经在这里住过十多天。王君说:度假屋的租金便宜,设备齐全,卧房干净舒适,而且靠近主要的旅游景点。最重要的是,老板“南”平易近人、豪爽开朗、有求必应。

我们抵达时,身穿短裤配搭无袖背心的老板“南”已经在度假屋的门口等候我们了。他笑容可掬,说他特地为我们安排了楼下三间客房,方便我们出入。

安置好行李之后,“南”亲自驾驶他的四人座汽车,分两趟把我们六人载送到离度假屋大约一公里的餐馆用午餐。他告诉我们,游览被誉为陆地下龙湾(或称陆龙湾)的售票与登船处就在餐馆的对面。

用过午餐,我们购买了船票,二人一组,分别登上小船游陆龙湾。我和老伴乘坐的游船,由一名六旬左右的老汉操控。他把船撑开后,便熟练地以双腿摇桨,让小船紧跟着前面的游船,形成一支壮观的船队,顺着河道缓缓地向前划动。

陆龙湾与靠近大海的下龙湾不同,这里的河水相当混浊。我们坐在小船上,只管放松心情,沿途欣赏两岸巍峨的山峦;河道两边翠绿的水稻。游船还穿过三个形状各异的岩洞,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途中,游船也靠岸,让我们参观倚山傍水所建造的古庙。

第二天,我们请“南”安排,包了一天的休

旅车出游。早上,我们再次乘坐小船,游览长安三谷。又一次穿越群山和岩洞,并有机会眺望好莱坞大片《金刚:骷髅岛》在越南取景的山峰。午餐过后,我们继续游览历史悠久的古城和规模宏伟的寺庙。

第三天,我们踩着租来的脚踏车,探索另外几座古庙及周边的农村。黄昏时分,我们再度骑脚踏车出游。先是乘坐游船到通岩鸟园,观赏白鹭、白鹤满天飞翔、潇洒洒足树梢棲息的奇景。之后,我们也顺道去探索美人鱼岩洞。

宁平四天三夜,我们尽情观赏雄伟壮丽的群山、蜿蜒曲折的溪流、原始神秘的岩洞。我们也走访古城古庙,认识和见证各种古老的传说。此外,两个当地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是度假屋的老板和包车司机。

度假屋老板 度假屋老板的小名叫“南”,他能以英语和我们沟通。

就如老友王君所说,“南”非常随和热情,也很健谈。他告诉我们,他今年46岁,太太39岁,两个儿子分别为16岁和13岁。老伴打趣地对他说,我们有资格当他的父母。“南”很风趣,即刻亲切地称呼老伴为“妈妈”。

“南”和我们谈得很投机,获知他的父亲是建筑商,这座三层楼的度假屋,是他父亲买地兴建的。底层和二楼共有12间房间供游客租住。三楼是阳台,有储藏室,洗衣机,同时提供了凉床、被子和浴巾等物品的空间。

“南”说,这座度假屋于2019年完工后开始接待游客。但是,只营业十天,就遇上新冠病毒来袭,必须停业三年。大约六个



尽情观赏雄伟壮丽的群山、蜿蜒曲折的溪流、原始神秘的岩洞……

月前,冠病疫情缓解,他才能重新营业,让游客预订入住。

“南”和太太住在二楼。两个儿子和他的父母则住在市区,方便儿子去学校上课。问起太太为什么不和他一起打拼?“南”回答:太太一开始就是公务员,必须工作到50岁才能退休,她不想失去自己的养老金。因此,他只好每天开车送太太去上班,之后才回来和几名工人一起打理度假屋。

我发现“南”最大的乐趣,是坐在登记柜台入口处的小凳子上,手持一支竹筒抽他的水烟。只见他把一小撮烟丝塞进竹筒末端的小孔里,点燃后深深地吸一口,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。然后,他心满意足地摇摇头,慢慢地吐出一股白烟。

“南”告诉我们,农村的人比较穷。多数是靠种植水稻为生的,一年有两次收成。除了农耕,有些村民也靠划船载游客讨生活。他说,和村民比较,自己是个幸运儿。

我欣赏“南”乐观豁达的心态,他全心全意地打理度假屋,尽心尽力的为住客提供暖心的服务。第一个晚上,“南”也应我们的要求,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农家晚餐呢。

每个晚上,“南”都会留在用餐的小厅里和我们聊天。和他相处,我们感到轻松自在、温馨愉快,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。难怪王君在此一住就是十天。

包车司机

在宁平的第二天,我们包车出游。包车司机的小名叫“隆”。

“隆”的英语讲得相当流畅。他总是先笑几声才开口说话。他说,英语是他向顾客学来的,方便他和顾客沟通。

“隆”今年52岁,育有四个孩子。他告诉我们,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的,第二个又是女的,第三个还是女的。他的父母非常传统,一定要他生一个儿子,他只好努力、再努力,第四胎终于是个男孩。

“隆”重视孩子的教育。长女目前在大学唸医科,多两年就毕业了。其他三个孩子也都在求学,成绩不错。因此,他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,把赚到的钱全部交给太太管理。而他的太太也在一家服装店里工作,一起赚钱供四个孩子上学和一家人过活。

“隆”谈笑风生,敬业乐业。他勤奋好学,懂得和顾客沟通。最难能可贵的,是他以孩子的教育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。我祝福“隆”和他的家人,希望他们的明天会更好。

告别宁平

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已经在宁平度过恬静悠闲、多姿多彩的四天三夜,只好依依不舍地和“南”说再见。

我是在农村长大的,宁平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。它的纯朴自然、平静安宁,让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(稿于2023年4月初)